

開明中學講義

開明國文講義

〔第三冊〕

夏丏尊 葉聖陶
宋雲彬 陳望道
合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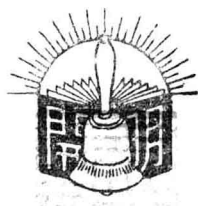
開明函授學校出版
開明書店印行

開明中學講義

開明國文講義

〔第三冊〕

夏丏尊 葉聖陶
宋雲彬 陳望道
合 編



開明函授學校出版
開明書店印行

開明國文講義（第三冊）

冊三年十一月初版

冊五年十一月四版

每冊定價國幣四元四角

編著者	夏丏尊 葉聖陶 宋雲彬 陳望道
-----	--------------------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	-----------------

印刷者	開明書店
-----	------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157 P.) W

溫 D 44

開明國文講義第三冊目錄

文 選

九七、	氓(詩衛風)		六五七
九八、	緜(詩大雅)		六六一
九九、	卜居(楚辭)		六六七
一〇〇、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	六七九
一〇一、	西都賦	班 固	六八四
一〇二、	歸田賦	張 衡	六九〇
一〇三、	蕪城賦	鮑 照	七〇〇
一〇四、	玉臺新詠序	徐 陵	七〇六
一〇五、	古樂府(子夜歌, 楊白花, 敕勒歌)		七一七
一〇六、	神滅論	范 縝	七二五
一〇七、	難神滅論(井序)	蕭 琛	七三五
一〇八、	詩八首	王梵志	七四七
一〇九、	詠懷古跡五首	杜 甫	七五六
一一〇、	答李翊書	韓 愈	七六〇
一一一、	高愍女碑	李 翱	七六二
一二二、	詞四首	周邦彥	七七一
一二三、	詞四首	姜 夔	七七三
一二四、	詞二首	朱 熹	七七七
一二五、	梁山泊李逵負荊雜劇(節選第二折)	康進之	七八四
一二六、	宦邸憂思(節選琵琶記)	高 明	七九一
一二七、	驚夢(節選還魂記)	湯顯祖	七九六

一一八、	智取生辰綱(節選永濟傳)		八〇八
一一九、	灌園叟(節選今古奇觀)	馮夢龍	八二四
一二〇、	范進中舉人(節選儒林外史)	吳敬梓	八三一
一二一、	制義叢話(一則)	梁章鉅	八四六
一二二、	孤山	袁宏道	八四九
一二三、	楊州清明	張岱	八五一
一二四、	打魚殺家(皮黃劇本)		八六〇
一二五、	討魚稅	馬彥祥	八七五
一二六、	察變(天演論導言一)	赫胥黎著 嚴復譯	八九六
一二七、	李迫大夢(拊掌錄)	歐文著 林紓譯	九〇一
一二八、	薙匠述弟事六(天方夜譚)	奚若譯	九一六
一二九、	釋新民之義	梁啟超	九二七
一三〇、	雜感	黃遵憲	九三〇
一三一、	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胡適	九三二

文學史話

一、	詩經與楚辭	六七一
二、	漢賦的發達及其流變	六九四
三、	六朝的駢文與樂府	七二〇
四、	印度文化的輸入與中世文藝思潮	七四九
五、	唐代的律詩與古文	七六四
六、	宋詞與語錄	七七八
七、	北曲與南詞	八〇二
八、	小說的起原與發展	八四〇
九、	八股文與小品文	八五四
一〇、	近代戲曲的通俗化	八九一
一一、	西洋文學的傳來	九二二
一二、	文學革命	九四一

文選九七 氓 詩 衛 風

開明國文講義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乘彼塿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兮，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兮，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此爲詩衛風之第四篇。述一女子被男子所誘惑，約爲婚姻。結婚以後，那女子一天到晚操作家事，不辭勞苦。不料男子所願既遂，對待那女子漸漸酷暴起來，最後那女子竟因年老色衰，被男子所遺棄。詩中先述戀愛經過；次言女子之不當隨便與男子戀

六五七

愛；終寫年老被棄，已往誓約竟不復爲那男子所憶及，無可奈何，只好悼痛自己的所適非人而已。

詩本里巷歌謠與朝廟樂章。相傳古有三千多篇，經孔子刪爲三百又五篇。本有齊魯韓三家；但今只傳毛詩，三家詩僅散見於旁的經籍中。毛詩即今通行的詩經，相傳爲漢毛公所傳，故稱毛詩。漢時有二毛公：魯國人毛亨稱大毛公，趙國人毛萇稱小毛公。傳毛詩者，據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是毛亨。後漢鄭玄爲毛詩作箋，即今所通行的毛傳鄭箋本。唐孔穎達又爲之疏，即今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宋朱熹又有詩集傳，爲科舉時代最通行的讀本。

毛詩分‘風’、‘雅’、‘頌’三種體裁（本分南、風、雅、頌四體，毛詩序將周召二南併入國風，所以只有風、雅、頌三體了）。風大都是當時各國的里巷歌謠，故總稱爲‘國風’。雅有‘小雅’‘大雅’之分，說詳下篇。頌分‘周頌’、‘魯頌’、‘商頌’；據清儒阮元說，頌即容也，謂樂章之兼有舞容者，與風、雅之唯歌者有別。毛詩自周南、召南以下至豳風，稱爲‘十五國風’。衛風乃十五國風之一。衛爲周朝所封的侯國，初在今河南淇縣東北的朝歌城。據清朱右曾的考證，這篇詩裏的復關男子，住在朝歌之東，和朝歌隔淇水、頓丘；而那女子便是朝歌人。（詳見他所著的詩地理微。）

語釋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氓，民之通稱。蚩蚩，敦厚貌。一說，愚戇貌。布即貨布、泉布之屬，即古時用以交易的貨幣（但鹽鐵論錯幣篇說：‘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布與絲對舉，則布當解爲布帛之布。）貿絲，即買絲。這是說，那個貌似敦厚的男子，拿了布來買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匪，與‘非’同。這是說，他不是來買絲，簡直來向我求愛。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送你渡過淇水，到了頓丘。按：淇水源出河南林縣東南臨淇鎮，東北流經淇陽合淅河，折東南流，經湯陰至淇縣，入衛河。頓丘，在今河南滏縣，春秋時爲衛地。水經注云：『淇水又東屈而西轉，逕頓丘北。』頓丘在淇水之南，所以這裏說『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不是我要愆期，你沒有派正式的媒人來呀。〔將子無怒秋以爲期〕請你不要動氣，約定秋天爲婚期罷。將字有『願』或『請』的意思。〔乘彼坳垣以望復關〕乘，登也。坳垣，已毀壞的牆垣也。復關，地名，據太平寰宇記所載，當在今河北漢陽縣西六十里。因爲那男子住在復關地方，所以就稱那男子爲復關。這是說，立在那毀壞的牆垣上望那男子到來。〔漣漣〕淚流貌。〔載笑載言〕載，語首助辭，無義。載笑載言，猶言說說笑笑。〔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古代占卜，或用龜，或用蓍。用龜者，將龜甲熏灼，視其裂文，以爲吉凶的徵兆。用蓍者，取蓍艸之莖，衍成卦象，以卜吉凶。用龜的叫做『卜』，用蓍的叫做『筮』。體，指已見於卦兆的吉凶之象而言。這是說，你已經卜筮過了，但並無不吉的徵兆。〔以爾車來以我賄遷〕你用車來迎我。我帶了所有的財貨來歸你。賄，財貨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沃若，潤澤貌。此以桑未落時葉色之潤澤，來喻女子年少時容顏之豐美。〔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讀爲『吁』。吁嗟，歎辭。鳩卽斑鳩，一名鵲鳩，體小於祝鳩，羽色淡白，頭頸及下面，色灰白微紅，自肩脊至尾皆灰褐色，後頸有黑色之斑輪環。桑葚，桑實也。按：此二句借戒鳩之無食桑葚，以興起下文。〔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男子之通稱。耽，和樂貌；但這裏竟可作戀愛解。這二句承上文而言，是說：『鳩！不要去喫那桑葚！女子們！不要輕易和男子談戀愛！』〔士之耽兮猶可說也

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男子們談談戀愛，還有話可說；女子而談戀愛，終被男子所誘惑，這話從那里講起！這是寫那女子被棄後無以自解的愧悔之辭。〔桑之落矣其黃而隕〕隕，墜落也。這是把桑葉的黃落，喻那女子的色衰被棄。〔自我徂爾三歲食貧〕徂，往也。這是說，我到你家後，過了三年貧苦的生活。〔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湯湯，水流貌。漸，漬也，濕也。用幃障蔽車之兩旁，叫做‘帷裳’，古時婦人所乘之車都有這種裝飾。這是說那女子爲男子所棄，坐了車涉淇水而歸。〔女也不爽士貳其行〕爽，差也。貳也，猶今言‘錯誤’。貳當作‘貳’，貳爲‘貳’之借字。貳，更變也，失常也。這是說，女的並沒有什麼錯誤或過失，倒是那男子的行爲太失常度了。〔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罔，無也，罔極，據舊注說是無所不至的意思。無所不至猶言沒有什麼做不到的事情。德，行爲也。二三其德，卽行爲前後不一致，猶言朝三暮四。這是說，那男子朝三暮四，不顧信義，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靡，無也。夙興卽早起。這是說，和你做了三年夫妻，我不辭勞苦的管理家務，早起夜睡，沒有一朝休息過。一說‘靡室勞矣’的‘靡’字當作‘共’字解。（引易中孚卦釋文引韓詩‘靡共也’。）‘靡有朝矣’的‘靡’字當作‘無’字解。言三年之中，同居共苦，早夜操作，已非一朝，亦通。〔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言，當作‘乃’字解。這是說，乃既遂意矣，而待遇漸見疏薄，且至於酷暴也。〔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咥，音戲（ㄒㄧˋ），大笑也。這是說，兄弟不知我被人虐待，反大大的嘲笑我。〔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此‘言’字當作‘而’字解。謂靜而思之，不禁悲歎自己的身世了。〔及爾偕老老使我怨〕謂本想和你偕老，不料老而見棄，徒使我怨恨也。〔淇則有岸隰則有

汧〕低下之地叫做‘隰’。汧，讀爲畔。此言淇水尙有邊岸，隰地尙有界畔，獨男子之心反覆無常，不可捉摸也。〔總角之宴言笑晏晏〕總角，男女未冠之稱，謂總聚其髮而結束之也。宴當作‘卬’，卬像束髮之兩角，例如詩甫田‘總角卬兮’。卬與宴古韻正合，又涉下文‘晏晏’二字而誤。晏晏，和樂貌。此言總角之時，言笑和樂，毫無隔膜也。〔信誓旦旦〕旦旦當作‘怛怛’。怛怛，誠懇貌。言極誠懇的誓相偕老也。〔不思其反〕反，復也。謂今老而見棄，不復念及從前信誓怛怛的時候了。或解‘反’字爲反覆之反，謂想不到他反覆——至於此；那便和下文的語氣不相屬，似乎未合詩旨。〔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謂那男子既不復念前言，只好算了，有什麼法子呢。

文選九八 繇 詩 大雅

繇繇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揅之陲陲，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

堵皆興，鼙鼓弗勝。

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上，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駢矣，維其喙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此爲詩大雅‘文王之什’的第三篇，寫周民族興起的情形頗詳細。全篇分九章：一章寫周民族初聚居於漆沮一帶，巢居穴處，未有家室；二章寫古公亶父率其部族，遷居岐山之下；三章寫古公亶父見岐山一帶土地肥美，便決定在那里久住；四章寫開闢荒土，整理農田；五章寫興作居室，建立宗廟；六章寫築城垣；七章寫興王宮，立社稷；八章寫文王征服混夷；九章寫文王爲隣近諸部族所歸心。

詩分風、雅、頌三體，雅又有小雅、大雅之分。據詩大序說：‘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正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梁啓超說：‘雅者，正也。始周代最通行之樂，公認爲正聲，故謂之雅。’按：毛詩大小雅及周頌都以十篇爲一組（也有以十一篇成一組的，但這是例外），稱爲‘什’。例如小雅第一組十篇，第一篇爲鹿鳴，便稱這一組爲‘鹿鳴之什’；大雅第一組爲文王等十篇，便稱這一組爲‘文王之什’。緜是大雅第一組的第三篇。語釋：〔緜緜瓜瓞〕緜緜，不絕貌。瓞，音迭（ㄉㄧˋ ㄗㄟˋ），小瓜也。這是說，周民族逐漸繁殖，如瓜瓞般的緜緜不絕。〔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土當作‘杜’，古土杜二字往往通用。杜卽杜水，源出今陝

西麟遊縣西北杜山下，南流折東經縣南，至乾縣西與武水合。漢於此置杜陽縣，在今麟遊縣西北。沮，漆，兩水名。漆水在今陝西邠縣西。沮水即宜君水，出今陝西耀縣北境，東南流合漆水爲石州河。這是說，周民族最初住在杜水及漆、沮水一帶地。〔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後追尊爲太王。〔陶復陶穴〕說文引詩作‘陶復陶穴’。復，窟也。復爲窰字之省假。搏土爲瓦器叫做‘陶’，引申之，則挖掘泥土，造成窟室，亦可稱‘陶’。這是說，那時候的周民族還是住在窟穴裏面，未有居室。〔來朝走馬〕孟子梁惠王下篇：‘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猶言‘你們’）何患乎無君！吾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這裏的‘來朝走馬’，正是說太王受狄人侵逼，一朝帶了他的部族，騎着馬向岐山逃避。〔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率，循也。水滸即水厓。岐下，岐山之下，即今陝西岐山縣一帶地。太王避狄難，自邠（即今陝西邠縣）循漆沮水南行，至渭水，又沿渭水而西，止於岐山之下。率西水滸，言循渭水之厓而西去。（關於‘率西水滸’這一句的解釋，前人爭辯甚烈，這裏是采陳奐毛詩傳疏中的意見，而稍加修正。）〔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爰，用同‘於’。及，與也。姜女，太王之妃姜氏也。聿，語助辭。胥，相也。胥宇，猶言‘相宅’。這是說，於是他和姜女來察看地勢，預備建築居室了。〔周原膺膺萑荼如飴〕周，徧也。周原，本泛指岐山之下的一帶平原。因爲太王在這一帶平原上發迹，後遂以‘周’字爲國號，而周原也就成爲地名了（今陝西岐山縣有周原）。膺，音

武(×)。臚臚，肥美貌。(一說，臚臚，當依韓詩作‘膜膜’，讀若梅(ㄇㄟ)，與下面‘爰契我龜’的龜字爲韻。)菹，蔬類食物，一名‘旱菹’。俗稱‘菹菹菜’，莖高尺許，葉闊，夏天開淡紫色的花，莖味苦，但煮熟後則甘而滑。荼音途(ㄊㄨ ×)，卽苦菜，莖高三四尺，中空，葉闊而黃，柔軟，鋸齒甚深，嫩莖葉可食。飴，音寺(ㄙ)，甘也。這是說，這一帶土地肥美，本來有苦味的菹、荼，也很好喫。〔爰始爰謀爰契我龜〕爰，語首助辭。爰始爰謀，兩‘爰’字對舉，則‘始’與‘謀’義亦相同，謀當作‘始’字解。以刀刻物叫做‘契’，引申之，則凡以刀剖開其物亦可稱‘契’。古時用龜卜吉凶，大約先取生龜，祭而殺之，剔取其腹下甲而加以攻治，於是或鑽鑿，或焦灼，視其裂痕以定吉凶之兆，兆象既見，便刻文字於兆側以識其事。(詳可看董作賓 商代龜卜之推測，原文載中央研究院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這是說，開始把龜割割，預備占卜了。〔曰止曰時築室于茲〕曰，語首助辭。曰止曰時，與上‘爰始爰謀’句法正同，兩‘曰’字對舉，則‘止’與‘時’亦不得異義，時亦當作止字解。古人常用這樣的複語，例如‘爰居爰處’，‘是究是圖’。這兩句承上文而言，謂太王既經龜卜，便決意止於岐山之下，並預備在這里興築一切了。(迺慰迺止，周爰執事)迺卽‘乃’字。慰，居也(見揚子方言及廣雅)。迺慰迺止，也是複語，猶言‘爰居爰處’。迺左迺右，據鄭玄的解釋，謂‘乃左右而處之’。左右而處之，就是說當時跟太王到岐的人，很有秩序的分別安居下來，不像從前避難時那樣凌亂無序了。迺疆迺理，謂整理其經界。宣，發也，引申爲以耜發田之意。迺宣迺畝，是說大家把田墾發起來，並且別其畝壟，以便分頭耕種。徂，往也，到也。自西徂東，賅括岐周一帶的地域而言。(例如桑柔篇‘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言

這區域之內，無可安居之所。)周，徧也。周爰執事，謂徧境內凡應做的事體都在那里動手做了。總括這一章的意思，簡單說來，便是這樣：大家在這里分別住下了，疆界定了，田畝也劃分了，這境內要做的事情都已動手做了。〔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司空，司徒，皆官名。俾，使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所以召他們來計劃並且監視一切。〔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縮版即直版。古時築牆，兩端用短版夾住，稱為‘橫版’，兩邊用長版夾住，稱為‘直版’。載為‘栽’之借字。翼翼恭敬嚴肅貌。這是寫建造宗廟時築牆的情形，謂先用繩把位置正直了，然後再樹立直版，以使用泥土填打成牆，造成一座很莊嚴的宗廟。〔埴之陲陲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埴，音鳩(ㄐㄧㄨˊ)。把泥土放在土輦裏叫做‘埴’。陲 音仍(ㄖㄥˊ)，字本作‘隰’，或省作‘徧’。度，投也，填也。屨為‘婁’字之俗。凡隆起不平者古多稱為‘婁’，例如人之背曲而骨脊隆起者稱為‘偻婁’，車蓋之中高而旁下者稱為‘枸婁’，邱之隆起者稱為‘培婁’，木之臃腫者稱為‘苻婁’，皆從婁字得聲。削屨即削去牆土的隆高者使之平且堅也。馮，音憑(ㄆㄥˊ)。本章是寫建築城牆的情形。陲陲，薨薨，登登，馮馮，都是形容工作時的聲音。謂把泥土放入土輦時，其聲陲陲然；把泥土填入牆版時，其聲薨薨然；用力把泥土填實時，其聲登登然；把牆上隆起的地方削平時，其聲馮馮然。〔百堵皆興鼙鼓弗勝〕堵，垣也。城之雉堞由堵而起。鼙，通作‘皐’，皐者，告也。古時興役，則擊鼓以集衆，鼙鼓即取告衆以勸役之義。這是說，四周的城牆同時興築，工役衆多，同時赴工，鼓不勝其擊。〔皐門有伉〕皐門，古王宮最外之門。伉，本作‘阨’，高貌。有，狀物之辭。有伉，猶言‘伉然’。(毛詩中的‘有……’

大都作‘……然’解。例如桃夭篇‘有蕢其實’，即‘其實蕢然’也。〕
 〔應門將將〕應門，天子所居之正門也。將，音搶（ $\times$ 1 无）。將將，嚴正貌。〔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大也。冢土，大社也。（社，祭地主的廟。古王者必立社。爲天下立社曰‘大社’，爲自己立社曰‘王社’。）戎，大也；醜，衆也；戎醜即‘大衆’。古時天子將出征，必集大衆禱告於社。戎醜攸行，謂大衆在社中禱告了然後行也。攸，語助辭。按：當時太王必有用兵之事，故集大衆禱告，現已無可考查了。〔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肆，承接連詞。爾雅云：‘肆，故也。’殄，絕也。愠，怒也。厥，其也。問與‘聞’通，聲譽也。相傳文王時西邊有混夷常來侵略，文王不得已，卑辭厚幣以事之。（見孟子梁惠王章下。）這是說，文王雖一時屈服，但仍不斷絕其對混夷的愠怒，也不肯過分屈服，以墮自己的聲譽。〔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駢矣維其喙矣〕柞，常綠灌木，葉小有細齒，光滑而堅韌，幹及葉腋皆有針刺，其木古人用以作梳。棫，叢生小木，一名‘白桤’，莖葉多細齒，黃花黑實。兌，直也。引申爲通達之意。混夷，古西戎國名，亦作‘昆夷’，‘畎夷’，‘串夷’（串即古患字），與混字皆一聲之轉。駢，音蜺（ $\times$ 无），奔突也。喙，若誨（ $\times$ 无），驚奔喘息也。這四句寫文王斬伐樹木，開通道路，討伐混夷，混夷都逃走了。〔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虞，芮，兩國名。虞，即今山西平陸縣的虞城。芮，即今山西芮城縣。質，就是訴訟時兩造相對質的質。成，平也，含有和平解決的意思。蹶，動也，含有感動的意思。生與‘性’通。相傳文王時，虞芮兩國的君長因爭田久不解決，聞文王判斷公平，鄰近的諸侯每有爭執，常常來請他解決的。便特地跑到文王那里，請他解決這樁案子。不料一到周國境內，見那里的人民都互相謙讓，從沒有爭田辱

地的事情。虞芮的君長自己覺得慚愧了，便互相讓步，把所爭的田作爲閒田；爭田問題就此解決。這是說，虞芮兩君的爭田問題和平解決，因文王感動其本性之故。一說，蹶讀爲‘概’。概爲門中所豎短木，所以止門，故概含有止的意思。蹶與概同音通假。蹶厥生，謂制止他們不許爭執。〔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予，指文王自己。曰，語中助辭。疏附，是當時的口語，意思是說能使生疏的人都來親附。先後，引先導後，即輔佐的意思。奔奏有兩種解釋：一說謂宣揚德化，敷奏善言。一說，奔奏即趨赴，使大衆多來歸化的意思。禦侮，即執干戈禦外侮的武臣。這是說，我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的臣子們。蓋極寫周國人才衆多，故能輔佐文王，卒成王業。一說，‘予曰’，乃詩人自己贊美文王之辭。

文選九九 卜居 楚辭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寧惘惘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

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驎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鷄鶩爭食乎？

“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此篇相傳爲屈原所作。屈原，戰國楚的同姓貴族（春秋時楚武王子瑕食采於屈，他的子孫就以地名爲氏）。他的名字傳說不一，據史記說他名平，則原當是他的字。但他在離騷裏自己說他名正則，字靈均。而在卜居、漁父等篇中則又明明稱屈原。他的生年，據學者考證當在周敬王四十三年，即公元前四七七年；卒年已不可考。楚懷王時，他做左徒（官名），很得懷王寵信。後被在朝的同官嫉忌，在懷王前說他壞話，懷王竟把他免職。但不久復被召用，曾奉命出使齊國。秦昭王約楚懷王會於武關，屈原勸他不要去，懷王不聽，結果被秦國扣留，就死在秦國。懷王子頃襄王立，屈原又被放逐。他徘徊於沅湘之間者好多年，終因不勝悲憤，自投汨羅江死。這篇相傳是他被放逐後所作。他那時候心煩意亂，自己決不定怎樣處世才行，所以到太卜那裏請他一卜，以便決定自己今後的處世態度。但我們看這篇的開首就說‘屈原，既放’明明是第三者的口氣，不像是屈原自己的作品。